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 
第九十六回 審淫賊罷結大案 俠義女探畫春園

話說銀頭皓首勝奎正與彭公商議破畫春園之策，勝奎說：「大人要破畫春園，自有一人可用，他住家在狼山紀家寨，姓紀名有德，人稱神手大將。」彭公說：「不差，前在宣化府他曾提說過的，我至大同府如有用他之處，叫我給他一信。老義士既然知道他能破賊，就煩老義士前往一行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勝奎說：「大人可修書一封，我去請他。」彭公寫好信，交給勝奎帶走了。

張耀宗隨即告辭，回至衙中，同夫人蔡氏閒談說：「今日我在公館，聽妹丈徐勝昨夜探畫春園去了，三人只回來一人，不知吉凶如何？這事不大好辦。」夫人說：「我也聽父親說過，這畫春甲真如天羅地網一般。」夫妻在內室說話，不想卻有人偷聽，正是那姑娘張耀英。她因丈夫兩日未回，心神不定，今日知道兄長到公館去了回來，便想來探個虛實。方走上上房，聽見兄嫂二人正談到三人去探畫春園，至今才回來一個高源，那二人不知吉凶如何？姑娘聽了，心中一動，至親莫如丈夫，我不免去探訪一番。

姑娘回至房中，帶上各樣暗器，換上鐵鞋，背插單刀，暗暗出了上房，飛身上屋，躡房越脊，順馬道跳下城去。走了七八里路，天色昏黑，借著星斗之光，施展陸地飛騰之法，頃刻已至周坤大營，只聞刁鬥互擊，警衛森嚴。過了大營，來至畫春園界牆，見園內樹木蔭深，樓台羅列自己扔了塊探路石，聽落了實地，隨著跳了下去。又見眼前一片芙蓉樹，東北竹牆，當中一所房屋，甚為高大，正北是一座四望亭，高九丈有餘，上邊安裝玻璃，內置桌椅條凳。她心中說：「這所花園不小，當初修建時也佈置得很好。」向北走了一里之遙，見一片桃林，中有一所院落，燈光閃閃，內有更夫正在吃酒。姑娘在窗外，用舌尖濕破窗紙，向內一看，見那幾個更夫猜拳行令，正吃的得意洋洋。內有一人說：「五位賢弟呀，我史永得不是說大話，我每日喝酒，永沒醉過。今日你我坐在一處，應了古話啦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，你我必須多喝幾杯。」另有一人叫印大海的說：「史頭兒，你也是個明白人，這酒兒不可多喝，恐怕誤事。」史永德說：「這東西是最愛的，你叫我別喝，你就不是朋友了。」印大海說：「你我奉命看守拿獲之人，或有人前來暗探，那如何是好！彭欽差手下能人不少，不可不留神！」史永德說：「不要緊，你不必多慮。」俠良姑聽得明白，到了北邊屏門之內，見院中空無一人，拔出單刀向地下一使勁，並沒一點動作。又慢慢走至台階之上，見屋門緊鎖，俠良姑才要伸手去把鎖打開，忽從左邊廊簷上飛下一隻抓來，把她兩個肩頭抓住，不能轉動。忽然門鎖落下，門兒開放，由屋內出來一人，青面紅髮，二目有電，身披彩衣，手拿絨繩，一伸手就把張姑娘抓住，用絨繩捆上。姑娘嚇得通身是汗，如今被人拿住，不能再出此畫春園了。又想：我是個女流，如落於賊人之手，不得落一個好死。

正在為難，忽自正南飛也似來了一人，先用刀把飛抓繩割斷，把飛抓抓起來，那自行人兒有兩個輪子，便自行進去，並不管張耀英。姑娘細看，是嫂嫂惡魔女蔡金花趕來，她才放心，說：「嫂子來得正好，你先把我的絨繩解下。」蔡金花把絨繩放開，二人下階，俠良姑說：「嫂嫂怎麼知道追奔前來？」蔡金花說：「妹妹你可嚇死人了，我同你兄長正談心，你房中的丫環來說，你帶兵刃走了；你哥哥也急啦！我忙把你親家母叫起來，我同父親說，是你來探畫春園啦！我等也沒法，你兄長便帶兵刃追了下來。至畫春園內分成四路，我不敢緊走，只可慢慢的來至桃花塢，見你在這裡，我也不知刑器如何破法，就用刀割開絨繩兒，把飛抓抓下來。」俠良姑說：「嫂嫂不可入屋，怕有埋伏。」蔡金花說：「你我到外面去，找我父母同你兄長，一同回去吧！」張耀英說：「也好！」二人到了外面，各處尋找蔡慶、寶氏、張耀宗三人。

且說張耀宗同蔡慶分手，處處留神，在各處訪查徐勝、劉芳的下落。走了有半里之遙，見綠柳成行，北面有七八間敞亭，那亭內燈光隱隱；張耀宗想要過去看看，忽見那面來了一隻白狗，搖頭擺尾，撲奔而來。他連忙閃在一旁，那狗一張口，就放出十枝諸葛連珠弩來。他用力照定那狗的脊背就是一刀，喀嚓一聲，分成兩段，原來是一個木狗，肚內安著諸葛連珠弩，甚為奇巧。他自己著急，不知妹妹現在哪裡，一則骨肉連心，二則她是個女流，倘落在他人之手，如何是好？又向前走了五六里，見前面一帶界牆，牆內北房七間，屏門四扇。張耀宗至屏門之內，見台階下有一片埋伏，自己慢慢用刀試著，走了七八步遠，又見屋內紗燈懸掛，燈燭輝煌，內有各樣擺設和八仙桌。東面坐著之人，正是那傅國恩，西面是妖女九姑娘，二人對坐飲酒，旁有一侍女伺候，桌上放著各種果品菜蔬。張耀宗看罷，進了北大廳，方一伸手，足下一沉便墜入坑內。內有四人看守，每日一換。今日值班人姓呂名祥，他同三個伙計用繩

把張耀宗捆上，說：「咱們去稟明前邊巡捕頭目吳太山，他是咱們寨主的好友。」張耀宗說：「你等四人是傅國恩的什麼人？你家主人乃朝廷的總兵，竟甘心叛逆，不久天兵一到，玉石俱焚。」呂祥說：「你姓甚名誰？」張耀宗說：「我姓張名耀宗，外號人稱玉面虎，該殺該剮，任憑於你。」呂祥說：「你不必多說，自古及今，勝者為王，敗者為寇，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，有德者居之，無德者失之。我帶你見見我家巡捕寨主去。」四人推張耀宗來至上面，先把翻板扣上，然後抬他到了西北那所院落。

吳太山、吳鐸、武峰三人，奉傅國恩之命，巡查奸細。天有二更之時，方要帶護衛去查夜，忽見手下人來稟告說：「今有萬木林內看守之人，拿住一個奸細，始至此處，請你老人家發落。」吳太山坐在上面，吩咐帶人上來。四個人抬著那人來至北大廳，吳太山早看見是張耀宗，眼都紅了，說：「張耀宗，你也有今日，我前在河南紫金山受你這廝羞辱，不想你今日也落在我的手內，你也是大數已盡，活該我來替大寨主周應龍報仇。」又吩咐說：「你等快把他綁在外面將軍柱上，給我開膛摘心，我今夜要多吃幾杯酒，正想喝一碗醒酒湯。」手下人答應，把張耀宗綁在柱上，把木盆放在面前。有個嘍兵，三旬以外的年歲，把衣服掖好，係上圍裙，拿一把牛耳尖刀，來至張耀宗面前，說：「來人，先拿一桶水來，照定他頭上澆一下。」那家人來至跟前，舉起水桶，澆了一桶水。張耀宗說：「好賊！你只管來用刀，給我一個快些吧！」那家人說：「聽招呼吧！」先把衣服給他解開，手執牛刀，照定張總兵前胸就是一刀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